

行程反刍

□南京 谢文龙

尽管从云南丽江旅游回来已经十多天了，可是六天的行程却记得清清楚楚。

第一天是自由行。旅行社安排车子从机场接我们到酒店后，放下行李，稍作休整，就徒步去了束河古镇。找了一家网红餐厅吃了一顿当地特色菜，一家三口就漫无目的地逛了起来。逛完古镇，打车去丽江千古情景区，边转边等《丽江千古情》演出的开始。看完演出，又打车去丽江古城。吃了鲜美无比的菌菇汤，穿街过巷将古城看了个大概。第二天由导游安排。坐车去了大理，在双廊吃了午饭后逛古镇，下午去了理想邦，喝茶观景发呆。晚上在宾馆附近吃了顿烧烤，仿佛没有离家一般。第三天的行程是大理古城和洱海边的骑行旅拍，好不惬意。第四天登上了玉龙雪山，又长途跋涉4个小时去泸沽湖。第五天泛舟湖上，感受到了自然风光的无限魅力，当晚回丽江。第六天实在太累，不想动，加上当天中午的航班要回家，就在宾馆里呆着，直到旅行社的车接送我们去机场。

这些只是说了个大概，其实每

一天旅行的细节都了然于胸。比如哪一天有些什么新发现、哪一天又有些特别之处，只要一回顾，6天里的点点滴滴就像电影回放一样，不会漏过任何一个情节。

如果说距离旅行结束时间短暂，记得如此清晰不足为奇的话，那么今年春节回重庆岳母家过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就值得称奇了。年三十前一天，我们一家三口坐10个小时动车到了重庆，晚上亲朋好友一起吃了火锅。因为小舅子一家住进新房子是第一年，所以岳父岳母和我们一家决定跟他们在新房子里过除夕。上午吃过早饭，我带岳父岳母去了附近的商场买衣服，下午又去逛了景区。初一一大早，回了永川老家。在三姨家吃了午饭，下午一大家子去看望妻子的奶奶。晚上岳父兄弟姐妹们几家在一起聚会，四桌人好不热闹。初二去乡下祭扫祖坟，在舅舅家吃了午饭。下午回到城里，岳父召集亲人们吃团圆酒。初三上午看了场电影，中午在大姨家吃饭，下午去了茶山竹海景区转了半天，晚上又是爱人的表弟请客。初四上午逛了公园，

在四姨家吃了午饭后又回到了重庆。当天下午去了天空之眼和洪崖洞，晚上叔丈人一家请我们吃饭。初五一早，我们就奔赴高铁站，坐车回家。

春节之行过去了8个多月，仿佛就在昨天。这几天又反复“咀嚼”云南之行的点点滴滴，好似老牛反刍一般。

为什么记忆如此深刻，又反复回味？细想想，这大概跟我这几年来的生活状况有关吧！

这几年，孩子先后从小学升入初中，又要参加中考。妻子在医院上班，加班是常态。我也调整了工作岗位，手头的任务更重，忙得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偶尔有一个难得的双休日，竟然不敢相信是真的。别说去外地旅游探亲了，就连距离只有170公里的本省老家都记不得是哪天回去过的了。一家三口在一起有几天难得的放松时间，怎能不奢侈？

这么一想就豁然开朗了，我哪是对时间久远行程的反刍啊，这分明是对短暂旅程的珍惜，也是对一家人难得欢聚休闲时光的珍藏啊！

桂花帖

□南京 王兆贵

自从定居于钟山脚下，最令我醉心的当属桂花了。也许是因为房前屋后都有桂树的身影，与我们的生活更亲近，所以与桂花特别有缘。每逢天清露冷、秋高气爽的季节，南京的大街小巷、公园绿地的桂花竞相绽放，空气中到处都飘散着甜甜的清香。那香气是一阵一阵的，时淡时浓，若有若无，给人以虚幻缥缈的感觉，不由你不心醉。有人说，桂花是江南的秋魂，这话我颇认同。桂花的香气朦胧而又飘逸，宁静却有余韵，如同欣赏一幅江南的水粉画，你得用心品味方能悟得它的曼妙。

循香寻去，定睛细看，小米粒似的鹅黄色花蕾，间杂于碧树丛中，星星点点的很不起眼。但那淡雅清逸、沁人心脾的韵味，总是让人生发出许多浪漫的联想。

农历八月古称桂月，是赏桂的

最佳时期，也是赏月的最佳月份。冷露、月色、花香，给人以无穷的遐想，最能激发情思。“不是人间种，移从月中来”，杨万里的《咏桂》诗，开篇就把我们引领到广寒宫里去了，似乎那清芬真是从皎洁的月光中溢散出的。宋之问则用肯定的语气，放歌长吟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。李清照曾客居南京，在她的笔下，桂花不仅独领秋芳，能让菊羞梅妒，而且透露出她对美的解读：“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”。

桂花的芳名很多，因其叶脉形状如“圭”，谐音读作“桂花”；因其材质致密，纹理如犀，故而称为“木犀”；因其芬芳扑鼻，香飘数里，又叫“七里香”“九里香”。桂花原产我国西南、华南及华东地区，现今的湖广江浙云贵川等地均有野生资源，尤以成都、武汉、南京、桂林、杭州、苏

州等城市栽培最为集中。在南京中山陵的灵谷景区，有一片占地面积达一千七百亩的桂花园，共有四十多个品种一万七千多株桂花，素有“千年灵谷寺，万株桂花香”的美名，自古以来就是全国著名的赏桂胜地。园中有花色金黄、甜香宜人的金桂；花色银白、清香爽人的银桂；花色赤红、光耀芬芳的丹桂；以及四季飘香的四季桂；还有既开花又结“桂子”的籽桂。

二〇〇四年引进的桂树新秀——天香台阁，花形奇特，花中藏叶，花中有花，形似楼阁，有很高的观赏价值。而位于无梁殿北侧草坪内的“桂花王”树龄达百年以上，主干的直径约一米，树高六米多，树冠的直径有七米多，此处也成为每年游客们闻香留影最佳景点。

三千弱水取一瓢

□南京 卢卫宁

海韵如诗，森林如画……这是婀娜多姿的泰国，一个让人来过又想来的地方。窗外是葱郁的热带雨林，无数金色塔尖以及佛殿顶部的神鸟雕饰冒出了树梢，在丽日下映射神奇的光。此行坐标，泰北古城清迈。

700公里绿野隔开了首都曼谷的喧闹拥堵，清迈收藏着一方清静婉丽。700多年前，泰北最早的一统一王国兰纳泰曾建都于此。如今，红砖城墙断续壁立，清浅的护城河将老城围合。城垣体量谈不上雄伟，也许它本是一个仁厚民族建构的不设防城市。城外大河奔流，城内苍老或簇新的寺殿塔比邻守望，参差错落。街头处处芳菲，三角梅木棉树红花怒放蔚成云霞，将这里装点成人间花城。

清迈的前身“功甘”遗址隐于

郊外森林村舍间，前往寻访者不多。1290年兰纳泰国王在此建都，后因低洼淹水而迁往清迈。草丛间凸出大片砖垒房基和若干孤寂残塔，肃穆而神秘，毕竟是历经700年沧桑的真古董。村头西廉寺始建于功甘时期，也许它是清迈最古老的寺。佛殿已焕新，彩绘富丽。灰白色佛塔斑驳古旧，塔体呈瘦长拔尖的金字塔状，高约20米，五层四面。学者考证，它具有前兰纳泰时期寺塔的风格，美术价值稀罕。

城西素贴山之腰有双龙寺，供奉来自锡兰的佛舍利，是一处网红景点。其地海拔1053米，寺前300级台阶两侧各有五彩琉璃长龙“那伽”昂首迎客，龙生七首面目乖张，它是负责安保的瑞兽。寺建于1382年，舍利塔通体贴黄金

“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”，若以此语形容泰民族温和雍容的“佛系”性格，可谓适切。游走于清迈，我们感受“弱水一瓢”的清润，在艺术与宗教之间穿越、凝视、揣想，在文明互鉴中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，这是怎样的赏心乐事？

加加减减

□高邮 姚正安

人生是什么？

哲学家看来，这是一个玄奥的问题。庸常人眼中，人生就是油盐酱醋柴米茶。我以为，人生不过加加减减。

人自出生至上学前，加衣服，加营养，加入学前班，以及加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，都是父母的事，小孩基本是被动地接受。

进入学校，漫漫十几二十年，加作业加任务，减活动减娱乐，又大都是老师的事，一般学生都是被动接受。也有一些学生，瞄准先进、定下目标，给自己加压力。

走出校门，步入社会，来自社会、家庭以及自身的责任和需求，不断地做着加的动作，找工作、谈对象、买房子、结婚生子，哪一项不是在自己肩头上加砝码。有时也想着，要减少工作时间，减少晚上加班，但不能啊，家庭生活等着收入维持，你不加班，人家加班，竞争残酷，稍不留神，就可能被炒了。这期间，要减的，是减少开支，减少不必要的娱乐活动，倾心在家庭，用力在工作，以求晋级升职涨薪。

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。我刚进城的时候，举目无亲，连熟人都没几个。每每看到同事得意地介绍，某某老板是我朋友，某某大亨是我弟兄，一连串报出若干个在小城里如雷贯耳的名字，心生羡慕，也有点自惭形秽。因此，刻意地交友，甚至不惜委屈自己。朋友多了，有效工作时间少了，独立思考的时空也少了，开支增加了，来而不往非礼，人家请你，你也得请人家，朋友是交往出来的，但收入有限，哪撑得住几个回合？更有甚者，有所谓的朋友找我办事，十件办了九件，只一件

因多种因素没办成，就翻脸不认人。还有朋友开口借钱，钱一到手，就撂到脑后，比老子还狠。

工作的三四十年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加加加，却浑然不知，对应的是减减减。

及至退休，浑身是病。猛然觉得，要增加运动。一同事，退休后，日行十五公里以上，但是，膝盖跑坏了，住院动手术，苦不堪言，谁也说不准运动增加到什么程度最佳。要增加读书时间，但读了一段时间，眼酸眼痛，泪水直流，心有余力不足。要减少应酬，不该去的坚决不去，减着减着，身边人越来越少，以至成为孤家寡人。

退休后的老人很纠结于加加减减，询问医生，医生的回答也很含混，说，因人而异，适度就好。凡事最难的就是适度啊！有一位医生私下对我说，医生医病不医命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。医生还对我说，人到老年，适量减少饮食是必须的，但更重要的是减雄心，减欲望，减交往，对自己身体不利的统统减了。孔子不是说过，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吗？养身静心才是上策。

一个心智健全的人，到了一定岁数，都会懂得，人生百年而已，活一天少一天，每天都在缩短着与终点的距离。但是，绝大多数人没有因此而恐惧而厌世，都在被动主动地加，也在有意无意地减，在加加减减中折腾着人生，丰富着人生，痛苦着人生，也不乏幸福着人生。

人生就是在加加减减中度过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在加加减减中体现。

龙尾一道关

□云南大理 胡耀耀

龙尾关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过去曾是古南诏国、大理国的南门户，南诏王阁罗凤所筑。西起苍山斜阳峰南坡，东至大关邑村，顺西洱河北岸而筑。建城已有1260余年，与上关的龙首关一起，是南诏政权屯兵御敌的重要关隘。

然而，我在大理生活了二十年，没去过。

这个地方，我曾经路过很多次，一眼望去是一条径直的陡坡，由石板铺成，不远处的城墙门高耸且威严，每次都使我望而却步，这也成为错失的遗憾。

这一次，我徒步向上，寻觅着南诏古国的古老气息。关外，沿街的商铺仍是古朴的木屋，肉眼可见的历史沧桑，靠近一点，斑驳的墙面有着独特的树脂味道。很难想象这条老街曾见证过多少历史，如今的它，虽保留着外在的岁月留痕，但也抵不住时代的洪流。酒吧、药房、咖啡馆、烤鸭店等现代店铺，将这老街装点成新的时空，如水墨画中隐现一只只家鸽，空间上隔阂，时间上契合，莫过于此。

顺着坡往上爬，我穿过了城墙门，依旧是望不到头的石板路，索性放

性放弃对南诏古国的执着，开始无目的地寻觅。

如果说城墙之外是一条古街，那龙尾关内就是一座古城，是与城区咫尺相邻却不失岁月厚重的古迹。

我继续走着，发现这里家家户户的门口不是花草树木，就是堆满杂物，但都不见主人的身影，显得整条街冷清萧索，是久违的沉寂，给予世间只剩自己的错觉。这时，转角处走出来一位老人，她的衣着服饰有着很明显的扎染，古铜色的肌肤被时光刻下一一道皱纹，这是一位白族老人，但不知为何，我们擦肩而过的瞬间，竟感觉时空被一道银光所割裂，仿佛我们之间，有一条千年的长河，彼此在对岸走着。

岁月从未老去，但龙尾关却如同被世间遗忘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我穿过一道又一道小巷，最终走到了一条柏油马路上。一阵熟悉的风吹过，我明白，这里已不是龙尾关，是下关的风将我唤醒。

我回首一笑，全然不知刚刚是走过了哪个时节。

原来，我生在大理，却未生活在大理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59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